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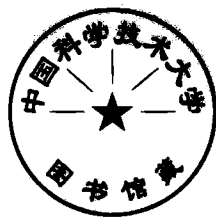
清泪沉江

彭拜著

廣州文化出版社

清 泪 沉 江

彭 拜



房州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师 飙 李 晴

封面设计 应梦燕

清 泪 沉 江

彭 拜 著

*

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 版 行

(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)

广东省新华书店 经 销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0.25印张 19.5万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431—0217—X

I·109 定价：3.70元

目 录

千里江蓠〔 1 〕

长怀一片痴〔 30 〕

钟馗放鬼〔 103 〕

也无风雨也无晴〔 128 〕

高情尽逐晓云空〔 180 〕

清泪沉江〔 243 〕

金圣叹之死〔 303 〕

千里江蓠

故人今不见

千里江蓠春

——刘禹锡：《重至衡阳伤柳仪曹》

一

刘禹锡母亲卢太夫人的病有好转了。

随着儿子十年贬谪在外，从朗州（今湖南省常德市）回来，舟车劳顿；又由于急切盼望早一天赶到京城，一路没有休息，所以刚到长安，她老人家便躺下了。

刘禹锡自己懂医。从永贞元年（公元805年）到元和十年（公元815年），从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，他在朗州，抛掷了自己的最好年华，却也有不少收益：锻炼了筋骨，锤炼了意志，接触了芸芸众生，扩大了视野，深入了解了许多生活实际，从而写出了许多好诗好文；同时利用了“司马”这一闲职所给予的充分时间，攻读了许多医书，习得了岐黄之术。

母亲的病，只是年高、体衰加上行旅辛苦，当然还与心情有关，刘禹锡满有把握治好。可是临到开处方时，总是难以决断，性烈的药不敢用，剂量也不敢大。最后只好托柳宗元代请一位医生来。这医生显然不比刘禹锡高明，诊断病情不及刘禹锡透彻，开的药也不出那么几味。但煎服了数剂之后，母亲却也日有起色，可望痊愈了。

这天，刘禹锡在给老人家配药引，太夫人问他：“阿锡，回京都十多天了，你们任职之事怎么还没有音讯？”

“妈，你老人家安心养病，别多牵挂。”刘禹锡坐到母亲床前，“听说宰相将安排我任南省郎。”

“南省是尚书省，”太夫人面起愉容，“这一职务对你倒也适合。子厚呢？这两天怎么没来呀？”

太夫人问的子厚是柳宗元，他是这次和刘禹锡等人一起从贬地永州召回的。

“昨天子厚和陆伯仲他们来了。你老人家正午睡，我们出去玩了一会儿。”

“是该玩玩的。”太夫人短叹一声，“阔别十年，梦寐思之啊！我喝了这剂药，也想下地出去走走。”说着倚枕半卧，“你们都玩了些什么地方？”

“陆伯仲、陈谏去了翠华山，白居易、元稹、李绅、樊宗师去了曲江，我和子厚、韩泰、韩晔去了玄都观。”刘禹锡把药引放进药罐里，“妈，玄都观里从前那些芭蕉、紫竹、落羽松、红云杉全没有了，都栽的桃花。”

太夫人侧脸看了看窗外：“眼下正阳春三月，桃杏盛开，那锦浪红霞，一定非常好看吧？”

刘禹锡顿了一下：“可我仍然喜欢芭蕉、紫竹。桃花太艳，为此我还做了一首诗哩。”

“做了诗？”——窗外飞进来一只碧绿色的小蜻蜓，分明是迷了路，在房里转了一圈，落在太夫人的帐子上。它腰细翅薄，象短短的一根绿绒线粘在那儿。太夫人愀然地注视着它。“你写的什么？”

刘禹锡回到母亲床边，正待要念，转而扬声呼叫：“蕴如，拿纸笔来。”

应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，是刘禹锡夫人，姓陈名蕴如，荆钗布裙，衣饰朴素。

刘禹锡接过纸笔，蕴如夫人捧着砚墨，站在身旁；只见略一挥洒，刘禹锡的那首诗便写了出来：

紫陌红尘拂面来。

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

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
——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

“妈，你看。”刘禹锡把它递给了母亲。

太夫人移身凑近窗口，把诗看了一遍，脸上渐起忸怩之色，一时没有说话。

半晌，她伸手轻轻捏住那只蜻蜓的透明的小翅膀，撩起帐子，把它放出窗外；看着它飞得很远很远，才对儿子讲道：

“孩子，永贞革新，挫折而终，你获谴被斥，我毫不后悔……”

蕴如夫人插话：“妈跟着去朗州，吃了多少苦，没对我怨怪、责备过一句。”

“为什么要怨怪、要责备？”太夫人拂了拂皤然的白发，“我虽不以此为荣，也不以此为耻，在革新改制那不长的一百四十六天里，整理财政，惩处酷吏，蠲免租赋，禁绝例外进奉，罢宫市，出宫女……做了多少利国利民的好事啊！若不是先帝顺宗驾崩……”

“那是被反对革新的歹徒杀害的！……”蕴如夫人接过头话茬，忿忿然还想再说下去，太夫人沉声阻止：“你们怎么还是不能自制。——唉，那班人也实在太狠心了。短短的一场变革，使王叔文被赐死，王伾、韦执谊谪逝异乡，子厚你们八人全贬为远州司马，还加上个‘即遇恩赦，也不予量移，’分明是必欲置之于死地！……”

看到母亲激动，刘禹锡连忙劝慰：“妈，我们这不是全又回到京城了么？”

“三千几百个日日夜夜，冷雨凄风，蛮烟夷瘴，回来得不容易呀！”太夫人深情地上下看了看儿子、媳妇。“总算我们一家命根子大，全全备备地回来了！……”

“凌准凌大人一家，妻离子散，自己出家当了和尚……”蕴如夫人又插嘴要说，太夫人又打断了她：“但愿苍天保佑，皇恩浩荡，给梦得、子厚他们一个好职位，趁着年富力强，还能为朝廷、替百姓做点事。”说着又拿起刘禹锡那首诗看了看，“只是今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尤其在写诗做文上。为了政事，为了大计、壮举，可以豁出身家性命。倘是由于一首诗，一篇文章，犯了禁忌，招来是非、祸患，不值

得啊！”

刘禹锡点头应是：“妈说的对。”

“孩子，人世不如水，平地起波澜。而宦海之中，更是凶涛陡起，恶浪横生。偏偏你们书生难舍书生气，一定要走‘学而优则仕’，这条险途……”

这时，被放出窗外的那只碧绿色小蜻蜓，又款款亭亭地向窗口飞来。“小东西真不懂事，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啊！”太夫人赶紧用刘禹锡那页诗笺对着窗户扑打，不让它靠近。直到那小蜻蜓又扭身飞远了，她才又接口说道：

“只有陶渊明洒脱，‘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’……”她又上下看了看儿子、媳妇，“你们若是在乡村，做个农夫农妇，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，不过贫穷、劳累一些，决没有这么多的忧虑、烦恼。”说到这里，把刘禹锡那首诗揉成一团，交给蕴如：“把这丢药炉里烧了吧。孩子，别看现在回到这京城了，可那班奸佞，人还在，心未改，我们的休咎还难定啊！”

蕴如遵命而行，随着炉火一扬，那首诗旋即成了小小一片飞灰。

二

成了小小一片飞灰，还是带来大大一场灾难。

卢太夫人看了刘禹锡那首诗后，当即觉察儿子在这二十八个字里确实注入一种幽愤。但她不愿具体去想。儿子刚刚饱含辛酸、也满怀愉悦地从荆棘蓁莽中拔足出来，自己怎么

忍心马上便在儿子的诗句里细细寻找那些招殃致祸的东西，说儿子看来又得跌进荆棘蓁莽哩？她只有揣起不祥的预感，一面对儿子作着规劝、训诲，一面对天暗暗祝祷：

“上天垂怜，让我老婆子病吧、死吧，把儿子他们的灾星降给我一个人！”

游玄都观后的第二天，刘禹锡那首诗便传到了朝廷，传到了达官权贵和皇帝陛下那儿。

在罪恶的时代里，什么地方都潜伏有一些可憎、可鄙的告密者。为了立功，为了受赏，为了得宠、升官进爵，他们成天伸长那猎犬般的尖鼻子，四面八方去嗅，尽多尽快地攫得猎获物，以奉献于主子。

朝廷上那班人认为刘禹锡那首诗狂悖至极——“紫陌红尘”，是诬蔑今日京城一片混乱、污浊；“桃千树”，是讥笑眼下当朝执政者；“玄都观”，自然是暗喻万岁的金銮殿了。

这简直是大逆！

并且这游玄都观的“刘郎”，还不只是刘禹锡一个人；诗题里所说的“看花诸君子”，全系永贞乱徒。

加之在翠华山、曲池等许多其它地方，连日都见陆伯仲、陈谏、韩泰、韩晔等在走动。这足以证实：十年惩罚，他们了无悔意，甚至仍然在暗作勾结，图谋不轨。

因此，必须对他们再次撒下一网，把所有人重新逐出京都。

刘禹锡乍一听说，实在不能相信。但是一连三次传来消息，尤其那最后一次的送信者是蕴如的表弟，他是太子侍读，得悉于大内，准确可靠，甚至连各个人的去处也探知了。

韩泰去漳州，韩晔去汀州，陈谏去封州，柳宗元去柳州，刘禹锡去播州……

另外，元稹去通州。

这可能吗？刘禹锡依旧未能释疑。

他想到：自己写的那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一诗，题名曰“戏”，实在是内心忿懣的一种发泄；貌似状物，实在是寄寓、抒发多年来郁结于胸的快快之情。

那班歹徒对它的解释，有其尖刻处，总的来说倒是颇为恰当。难道那玄都观（那朝廷）不正是挖却、丢弃了许多虚心高节的竹，贞心伟岸的杉，素心宛转的芭蕉和坚心铁骨的松（许多忠心为国的臣下），而全部栽上（宠信、任用）那些靠艳色、娇态去取悦争媚的桃花（奸佞者）吗？而宫廷里不正是升腾着妖氛邪焰，人们每一走近，便会觉得腥尘扑面、目不能开吗？

他们自己天天在干祸国殃民之事，倒朱紫称贵，忠良自诟，而我等委屈十年才说四句、二十八个字的逆耳之言，便被认为是大逆不道，再作逐除，何肆虐逞威一至于斯！

退一步说，即使我写了那首诗，是过、是错，柳宗元诸君可没有写什么东西，说什么话，流露什么不悦之情呀？

记得柳宗元自永州返京途中，经过东郊灞桥，曾写了《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》一诗：

“十一年前南渡客，

四千里外北归人。

诏书许逐阳和至，

驿路花开处处新。”

他倒是用那路旁鲜花盛开，来形容自己的欣喜心境。诨料那委婉深情仍萦绕于亭前桥畔，曾几何时，却又将身罹不幸了。

送走了表弟，蕴如哭了起来。刘禹锡当即劝止，要她千万别动声色，暂时别让母亲知道。她老人家病体刚有好转，经不起这一打击。他要出去再探听探听，但愿这消息是流言，是讹传，是恶梦。

他刚走上前廊，卢太夫人从后廊叫住了他：“锡儿，明天我想去白鹿原兴教寺上山。”她老人家拄着一根藤杖，一步一移，显然还很虚弱。“自打贞元九年你二十二岁登进士时，我去了一次，至今一直只揣着一颗敬心。这次打朗州回来路上，我就想到了……”

太夫人自从那天看到了刘禹锡那首诗，随后就开始下床走动了。她说，腿脚越是不使唤，就越是不灵活；自己老是这么睡在床上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事，猛的起不来怎么办？

“去兴教寺？很好很好……”刘禹锡连忙大声答应，不让刚才那消息在自己言语容貌上留有任何阴影。蕴如也借着转身去端椅子，把泪水擦干净：

“妈，只是那兴教寺路太远，你老人家身体还不太硬朗，是不是迟迟再说……”她的声音有点沙哑。

太夫人对蕴如脸上瞅了一下：“迟迟？迟迟说不定我们又要离开这里……”说着坐到蕴如端来的椅子上。“我看现下朝廷还不象个吉祥样子，除了裴度裴大人，文臣武将里挑不出第二个好人。”她又对刘禹锡脸上瞅了一下，“你一向不喜欢武元衡，武元衡却一直受宠。天子再圣明，也抵不住乱

手遮天。何况当今万岁之得御大宝，还是依赖他们拥立的哩！——孩子，那些还没拆开的行李，就暂时别动了，以免再到什么地方去，打点收拾多费手脚。”

“是了，妈……”刘禹锡又连忙答应，声音不免低暗。

“你去替我买些香烛纸袄，”太夫人吩咐儿子，“多备几斤灯油，捐给大雄宝殿那长明灯……”

刘禹锡走了。

他才出前廊，太夫人没用多话，便从蕴如嘴里问出了全部情况。

她一面听着儿媳的陈述，一面在心里恨恨地诅咒：“这些猪狗！这些豺狼！这些该遭雷殛的桀杌，多么善于罗织罪名啊！几时能使你们得到象周兴那样的下场，‘请君入瓮’，用烈火烧……”

但她思绪一丝不乱，外表十分平静。她握着儿媳的手：“孩子，事态既已如此，你就不必去怪梦得了。有山就有泉，有泉就有溪流，溪流流动就有潺湲之声。是人就有情感，有情感就得发泄，发泄起来就有歌赋诗文。梦得那诗，是有怨懣，却也不该这么牵强附会，深文周纳。孩子，祸福天定，山倒下来，我，你，要和梦得一起拿肩膀顶住，别难为他一个人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，妈……”蕴如抽噎起来。

太夫人把藤杖在地上一顿，意思是：“别哭，要有骨气！”

蕴如马上止住。太夫人问：

“我们的去处定了吗？”

“还不确实，”蕴如答道，“听说是去播州。”

太夫人一怔，脱口而出：“那是古夜郎国的旧址哇！”但随即改换了语气，“不用担心，孩子。地处再远，总在世上，总会有人。只要别人能在那里生存，我们也就能在那里活下去！”说着递给媳妇一方巾帕：

“快擦去眼泪，别让梦得看见。”

这时，前堂隐隐传来人声，好象是两个人在争论什么。蕴如正待倾耳去听，太夫人已经听出是谁，踊身站起：

“那是梦得和子厚……”说着举步径直走向前堂。

蕴如赶上去搀扶她。她挽起蕴如手臂，腰杆一挺，比刚才来时硬朗多了，脚步和藤杖同时发着“笃笃笃笃”之声，几乎看不出一点病态。

到了前堂一看，果然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在那里，见到太夫人，二人一起奔跑迎上，行礼请安。

“你怎么瞒着我呀？”太夫人答礼后，当即呵斥儿子。

“自己不明时势，不知约束，为了四句闲诗，惹来大祸，还连累了友好！”

刘禹锡讷讷难言。柳宗元把太夫人搀到屏风前面一张木榻那里坐下：“伯母大人不必责怪梦得，即使没有那首诗，他们倘欲加罪，是不患无辞的。”

“可他刚才不该不告诉我。”太夫人很生气。“认为我胆小害怕吗？慢说什么夜郎播州，就是天涯海角，我也当屋前屋后走！”

柳宗元偻身向前：“伯母大人万勿怒恼。我和梦得正在计议，决不让你老人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那是边陲，那是

蛮荒，那是南去大雁也飞不到的所在啊！……”

适才前堂的争论，便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在合计这件事。

“怎么？想把我留在京师？”太夫人问。

柳宗元、刘禹锡同声答道：“不不……”

“叫我回洛阳？”

“也不。”柳宗元、刘禹锡又同声回答。

太夫人嘘了一口气：“子厚你知道，梦得祖孙三辈虽都做官，却都一无积蓄，了无恒产。东西两都，皆没有自置房屋。”她巡视一下这里的堂廊庭院，“这临时住处，还是借的一家亲戚的废宅。即使这宅子是自己的，即使洛阳有更好的重楼层阁，我也不会一个人留下来。我只锡儿一个孩子，自他出世起，我们母子就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。一天不见他，我就象丢了魂……”

“这些我们知道。”柳宗元眼睛发湿了。“我们不是要伯母大人留下，梦得也是一天离不了你老人家。我是在想……”

“子厚，”刘禹锡从旁嘎声阻拦：“你别说了！”

太夫人把藤杖在地上一顿：“阿锡，怎么不让人讲话呀！”

“伯母大人，”柳宗元挨到太夫人身边，“我们各自的去处都还没有最后抵定。梦得可能去柳州，柳州比较近，一路有船，你老人家走起来方便……”

“不是听说我们要去播州的么？”太夫人转脸问身后的蕴如，刘禹锡接过说道：

“妈，我们是去播州。柳州是子厚的去处。他提出要和

我相调，请皇上准他去播州，让我们到柳州。”

“噢，”太夫人眉头一蹙，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妈，刚才为这事，我与子厚一再争执。”刘禹锡希望得到母亲的支持，也相信母亲一定会支持他：“妈，你说这样使得么？”

太夫人没有即刻回话，却娓娓动听地讲起古代鲍叔牙和管仲的故事来。说鲍叔牙和管仲是好友，二人曾在一起经商，临到获利分钱时，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有老母，经济窘困，便有意当无意，每一次都多分了许多给管仲。

故事说完，她睇视着柳宗元，“鲍叔牙那只是一点钱财，子厚这情谊，胜过他百倍啊！……”

刘禹锡觉得母亲语气有些含糊，着急了：“妈，你？……”

“我非常高兴我儿子有一个胜过鲍叔牙的朋友。”太夫人顿了一下，“可我却不愿意我儿子成为多收钱财的管仲。子厚，我们应该谨遵圣命，圣上叫我们去哪里我们便去哪里。你的深情，我们全家心领了！”

“可是，”刘禹锡两手一摊，“子厚已经写了奏札给皇上……”

“这是切切不可！”太夫人凛然站起，“子厚你一片好心，可不能陷梦得和我于不义啊！”

“伯母大人不要这么想。”柳宗元抢前一步，“年岁不饶人呀！你老人家耄耋高龄，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，怎么能去那么荒凉的地方！……”

太夫人抓住柳宗元的手：“孩子，朗州十年，我不是安

然过来了么？”

柳宗元扑身跪到太夫人面前，刘禹锡和蕴如也随着伴同跪下。柳宗元说：

“我母亲比你老人家小十多岁，身体也比你老人家好，竟也随我死在永州了。而播州比永州更遥远、更偏僻……”柳宗元哭了。

太夫人眼里也漾起泪花：“令堂大人敦厚贤淑，上天怎么尽把灾难堆集在善良人的身上啊！”她要搀柳宗元起来。

“不过，荣枯在时，修促由命……”

“不，”柳宗元不肯起来，“那不是命运，那是折磨，那是摧残！我女儿阿和也夭折在永州。还有凌准的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死在他的贬地。”

“子厚，别多说了。纵使即刻就死，我也不会答应相调之事。”太夫人强行拉起柳宗元，回身吩咐儿子：

“快去殿上，撤回子厚那份奏札。”

刘禹锡应声站了起来：“我刚才就是要去，子厚他……”

“梦得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”柳宗元截住话头，“我本来是打算直叩丹墀，径呈皇上的。恰在朱雀门遇到裴度裴大人，他听说之后，把我奏札拿去，说要替我代奏。”

“那我就去裴府找裴大人。”刘禹锡挪步要走。

“这时去找裴大人，我那奏札想已呈在御案上了。”柳宗元一手拉住刘禹锡，一手从怀里掏出另一份奏札：

“并且我又准备好第二份。万一奏不准，我再趋阶作第二次恳求。听说太后近日有病，皇帝侍候汤药，十分勤